

顧亭林尺牘目錄

與友人論門人書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答徐甥公肅書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與王山史書

與戴楓仲書

答曾庭聞書

與三姪書

與潘次耕

與李霖瞻書

與次耕書

與李中孚書

與友人書二十五首

與友人辭往教書

與公肅甥書二首

與史館諸君書

答湯荆峴書

與施愚山書

與李星來書

復陳謫公書

與楊雪臣書

答毛錦銜

與王虹友書

與葉訥菴書

與李湘北書

與友人辭祝書

與潘次耕書

規友人納妾書

與李中孚書

答汪荅文書

答李紫瀾書

復張又南書

與戴耘野

與毛錦銜

答次耕書

答子德書二首

與周籀書書

侯朝宗尺牘目錄

答張天如書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錄書

答孫生書

與王氏請藏經書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

再與賈三兄書

與吳駿公書

與槁木大師書

答張爾公書

答田中丞書

爲司徒公與甯南侯書

與任王谷論文論

與王仲鳧論物命書

再與賈三兄書

與宋公子牧仲書

與陳定生論詩書

復孫若士書

復倪玉純書

顧亭林尺牘

與友人論門人書

伏承來教，勤勤懇懇，閱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爲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至公卿，下者亦爲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歟？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干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今之爲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審矣。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貲之例行，而自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徙業者，百人中尙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爲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几積案，殆於瓦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說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若徇衆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夫道之污隆，各以其時，若爲己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與友人辭往教書

羈旅之人，疾病顛連，而託跡於所知，雖主人相愛，時有蔬菜之供，而饕餮一切自給，在我無作於彼爲厚。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張兄之請，則事體迥然不同，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向學之士，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爲課程，兩日三日一會，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卽不能盡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辦此，則徒鋪啜也。」豈君子之所爲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慎。廣文孫君與弟有舊，同張兄來此，劇論半日，當亦知弟爲經綫踴躍之人矣。

與友人辭祝書

昨見子德云，明府將以賤辰光臨賜祝，竊惟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故臣，乃言初度。故唐文皇以勛勞之訓，垂泣以對羣臣，而近時孫退谷、張篋山著論，欲廢此禮。彼居常處順者，猶且辭之，况鄙人，生丁不造，情事異人，流離四方，偷存視息，若前史王華、王肅、陸襄虞、蒯王、慧龍之倫，便當終身布衣蔬食，不聽音樂，不參喜事，卽不能然，而又以此日接朋友之觴，炫世俗之目，豈不於我心有戚戚乎？知我者當憫其不幸，而弔慰之，不當施之以非禮之禮，使之拂其心而天其性也。用是直據衷曲，布諸執事，惟祈鑒之。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於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亂，使遂一溘焉長逝，一而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今旣得生，是天以爲稍能任事，而不遽放歸者也，又敢怠於其職乎？今有一言，卽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苟能行之，則陰德萬萬於于公矣。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青黃不接之

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間省倍蓰之出。且一歲計之不足，十歲計之有餘。始行之於秦中，繼可推之天下。然謂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尙能支持歲月乎？捐不可得之虛計，猶將爲之，而况一轉移之間，無虧於國課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至於勢窮理極，河決魚爛之後，雖欲徵其本色，而有不可得者矣。救民水火，莫先於此。病中已筆之於書，而未告諸在位。此讀國史，正統中嘗遣右通政李珍等官糶米，得銀若干萬，則昔人有行之者矣。特建此說，以待高明者籌之。

與公肅甥書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甥宜三復斯言，不貽譏於後世，則衰朽與有榮施矣。此中自京兆抵二峰，皆得雨。隴西上郡平涼皆旱荒，恐爲大同之續。與其賑恤於已傷，孰若蠲除於未病？又有異者，身爲秦令，而隔河買臨晉之小兒，闢爲火者，以充僮豎，至割死一人。豈非自陝以西，別一世界乎？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揚清」爲第一義。而其本在於養廉，故先以俸祿一議附覽。然此今日所必不行，留以俟之可耳。說經之外，所論著大抵如此。世有孟子，或以之勸齊梁，我則終於輟匱而已。

又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美。而西方州縣以此爲苦，憲轍一到，卽報無書。所以然者，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爲本，粗具草稿，以待後人。如劉昫之舊唐書可也。後唐武宗以無實錄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祕所收，乃出涿州之獻，豈無意爲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有當時舊鈔，以俸薪別購一部，擇其大關目處，略一對勘，便可知矣。吾自少時先王父

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拱聽，頗識根源。但年老未免遺忘，而手澤亦多散軼，史稿之成，猶可辯其涇渭。今日作書，正是劉响之比，而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兩傳，幾不知數馬足，何暇問其「驪黃牝牡」耶。然此漢人作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亦有如谷林蒼以張延登張華東爲兩人者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所聞，別用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是家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之騰口也。

與潘次耕書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廷祖之言，實爲邪說。展讀來札，爲之愴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並爲令兄取去。令兄亡後，書既無存，吾亦不談此事。久客北方，後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十七年不見舊書，衰耄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二。又當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難置喙，退而修經典之業，假年學易，庶無大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之政也。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爲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徵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尚在吾弟處，看完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

答徐甥公肅書

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卽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略。然憂患之餘，重以老耄，不談此

事已三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悉爲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札，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衰朽詎足副此。既叨下問，觀書柱史，無妨往還，正未知絳人甲子，鄭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旨；烹宏羊之論，屢見于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愾，六逆彌臻。以今所睹，國維人表，視昔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御之謨，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者，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爲「千秋金鏡」之獻也。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尙煩戎略。「飛芻輓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營千里。于是強者鹿鉞，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併村而張旂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饘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卽魚潛之非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臆祈招之詩，以代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託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歎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謠。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時示以音問，不悉。

與史館諸君書

視草北門，紬書東觀。一代文獻，屬之鉅公。幸甚幸甚。列女之傳，舊史不遺。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及家世名諱，並載張元長先生傳中。崇禎九年，巡按御史王公鳴具題奉旨旌表。乙酉之夏，先妣時年六十，避兵於常熟縣之語瀝涇，謂不孝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南京皆破，絕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於寓室之內寢。遺命炎武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當日聞關戎

馬越大祥之後，乃得合葬於先考文學之兆。今將樹一石坊於墓上，藉旌門之典，爲表墓之榮。而適當修史之時，又得諸公以卓識宏才，膺筆削之任。其姬之葬，特志於春秋漆室之言，獨傳於中壘。不無望於闡幽之筆也。炎武年近七旬，旦暮入地，自度無可以揚名顯親，敢瀝陳哀懇，冀採數語，存之簡編，則沒世之榮施，卽下載之風教矣。

規友人納妾書

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一炎武年五十九，未有斷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挽之診脈，云尙可得子，勸令置妾。遂於靜樂買之，不一二年而衆疾交侵，思始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姪議定，卽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爲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爲君子者乎？愚無以應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後，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間，目遂不能見物，得一子，已成重而夭亡，究同於伯道。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爲戒，而况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有曾孫而復買妾，以理言之，則常謂之不祥。以事言之，則朱子斗詩，有所謂好人歎者，卽西安府人「殷鑒不遠」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于弟有目疾，同于子常有曾孫，同于西安之好人，故舉此爲規，未知其有當否。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老年多暇，追憶曩遊，未登弱冠之年，卽與斯文之會。隨廚俊之後塵，步楊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龍。此一時也已。而山嶽崩頽，江湖沸渭，酸棗之陳詞慷慨，尙記臧洪；睢陽之斷指淋漓，最傷南八。重泉雖隔，方寸無睽。此又一時也已。而奴隸鴟張，親朋瀾倒，或有聞死灰之語，流涕而省韓安；覽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脫

危機。此又一時也。凡此三者之人，「騎箕化鶴」，多不可追。哲嗣聞孫，往往而在。此即「擔簦戴笠」，「陌路相逢」，猶且爲之敍殷勤，陳夙昔，班荆鄭國之野，貫酒黃公之墟。而况吾甥欲以郡中之園，爲吾寓舍，尋往時之息壤，不乏同盟。坐今日之臯比，難辭後學，使雞黍蔑具，「乾餼以愆」。既乖良友之情，彌失故人之望。且吾今居闕，華每年日用，約費百金。若至吳門，便須五倍。吾甥能爲辦之否乎？又或謂廣廈之歡，可以大庇寒士。九里之潤，亦當施及吾儕。而曰吾爾，皆同聲氣，同患難之人。爾有鼎貴之甥，可無挹注之誼。因弟覓菟，見彈求鴉，有如退之詩所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者，吾甥復能副之否乎？雖復田文無忌，不可論之當今。假使元美天如，當必有以處此。而如其不然，則必以缺望之懷，更招多口之議。况山林晚暮，已成獨往之蹤。城市云爲，終是狗人之學。然則吾今日之不來，非惟自適，亦所以善爲吾甥地也。

答湯荊峴書

兩函併至，深感注存。足下有子產博物之能，子政多聞之敏。而下問及於愚耄，不知臣精銷亡，少時所聞，十不記其二三矣。聞之前輩老先生曰：「太祖實錄凡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書。而汴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箴所存，及士大夫家諱實錄之名，而改爲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爲靖難一事。如棄大寧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邊事，書之甚略是也。至於頴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曰：「實錄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係卒而別見者，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國公詩曰：「所以恩澤終，頴宋乃反是。」蓋謂二公之不得其死，而不可謂之誅。且以漢事言之，武帝之於劉屈氂，謂之誅可也。成帝之於翟方進，謂之誅不可也。是史臣之所以微之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隅而三可反矣。至於卽主位之月日，當如來論，以

實錄爲正耳。自萬歷以還，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姑以目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遼事實錄、王在清流摘鏡、王徽儀、野鈔、同時尙論錄、並蔡慈書、鈔本則如酌中志、若慟餘雜記、傳之類，皆不可闕而遺數之不能終也。蒐羅之博，裁斷之精，是在大君子而已。

與李中孚書

衰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尙未可期。久居秦晉，日用不過「君平百錢」，皆取辦囊橐，未嘗求人。過江而南，費額五倍。舟車所歷，來往六千，求人則喪已，不求則不達，以此徘徊未果。華令遲君謀爲朱子祠堂，卜於雲台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買地，十日開土，中秋後即百堵皆作，然堂廡門垣，備制而已。不欲再起書院，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論。主題曰「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祈足下考訂明確示之。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記文，豈敢固辭，以自外於知己。顧念先妣可貞孝受旌，頃使舍姪於墓旁建一小祠，尙未得立，日夜痛心。若使不立母祠，而爲足下之母作祠文，是爲不敬其親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人乎？貴地高人逸士，甚不乏人，似不須弟。若謂非弟不可，則時乎有待，必鄙願已就，方可泚筆耳。

與王山史書

朱子祠堂之舉，適有機緣。今同令弟及諸君相視形勢，定於觀北三泉之右，擇平敞之地，二水合流之所，建立一堡，止用地四五畝，繚以周垣，引泉環之，并通流堂下。前爲石坊，列植松柏，內住居民三四家守之。雖所費不貲，但有百金，即便興工，不患無助。春仲弟自來視工，望作一家報，凡擇地委人一切託之令弟，充塞仍移書報弟，速爲措辦可也。

與施愚山書

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獨以爲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昔也。又曰：論語，聖人之語錄也。舍聖人之語錄，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高明以爲然乎？近來刊落枝葉，不作詩文。敬拜佳篇，未得訓和。而音學五書之刻，其功在於注毛詩與周易，今但以爲詩家不朽之書，則未矣。刊改未定，作一書與力臣，先印詩經并廣韻奉送，有便人可往取之。

答汪茗文書

遠惠手書，獎挹過甚，殊增悚愧。至於憫禮教之廢壞，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書。返百王之季俗，而躋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斯事之難，朱子嘗欲爲之而未就矣。况又在四五百年之後乎？弟少習舉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歷憂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有濟陽張君穉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也。向見五服異同之書已相歎服，竊意出處升沈，自有定見。如得彈數年之精力，以三禮爲經，而取古今之變附於其下，爲之論斷，以待後王以惠來學，豈非今日之大幸乎？弟方纂錄易解，程朱各自爲書，以正大全之謬，而桑榆之年，未卜能成與否，不敢虛期許之意，而仍以望之君子也。

與載楓仲書

大難初平，宜反己自治，以爲善後之計。昔傅說之告高宗曰：「惟干戈，省厥躬。」而夫子之繫易也，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左傳載夫子之言曰：「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怨欲」之情，不萌於中，而順事恕施，以至於「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矣。以向者「橫逆之來」爲「他山之石」，是張子所謂「玉女於成」者也。至於臧否人物之論，甚足以招尤而損德，自顧其人，能如許子將，方可操「汝南之月旦」，然猶一郡而已，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務反己而好評人，此今之君子所以終身不可與適道，不爲吾友願之也。

與李星來書

今春薦剡，幾徧詞境。雖龍性之難馴，亦魚潛之孔炤。乃申屠之跡，竟得超然。叔夜之書，安於不作。此則晚年福事。關中三友，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別。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後得免。視老夫爲天際之冥鴻矣。此中「山水絕佳」，同志之侶，多欲相留避世。愚謂與漢羌烽火，但隔一山，彼謂三十年來，在在鎭堡，一縣之境，多至千餘人自爲守，敵難徧攻，此他省之所無，即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未知然否。

答李紫瀾書

常歎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前讀大教謬相推許，而不知弟此來關右，不干當事，不立壇宇，不招門徒，四方之人，或以爲迂，或以爲是。而同志之李君中孚，遂爲上官逼迫，早至近郊，至臥操白刃，誓欲自裁。關中諸君有以巨遊故事言之當事，得爲謝病放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真所謂「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一至於斯，可以廢然返矣。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歟？曰：君子所求者，沒世之名。今人所求者，

當世之名。當世之名，沒則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難寤歟。城郭溝池以爲固，甲兵以爲防，米粟芻藁以爲守，三代以來，王者之所不廢。自宋太祖懲五季之亂，一舉而盡撤之。於是風塵乍起，天下無完邑矣。我不能守，賊亦不能據，而椎埋攻剽之徒，乃盡保於山中。於是四皓之商顏，劉阮之天姥，凡昔日兵革之所不經，高真之所託跡者，無不爲戎藪盜區。故避世之難，未有甚於今日。推原其故，而藝祖韓王，有不得辭其咎者矣。讀書論世而不及此，豈得爲開拓萬古之心胸者乎。

答曾庭聞書

南徐一別，三十六年。足下高論王霸，屈跡泥塗。讀嚴武魄囂之句，未嘗不爲之三歎。弟「白首窮經」，使天假之年，不過一伏生而已。何敢望騏驥之後塵，而希千里之步。然以用世之才如君者，而猶淪落不偶，况硯鄙如弟，「率彼曠野，死於道塗」，固其宜也。奚足辱君子勤勤之問乎。宣尼有言：「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今之人情，則異乎是。卽有敬叔之車，而季孟之流，不問杏壇之字，然一生所著之書，頗有足以啓後王而垂來學者。日知錄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尙未愜意。音學五書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劂，其梨棗之工，悉出於先人之所遺，故國之餘澤，而未嘗取諸人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君年未老，努力加餐。

復陳謫公書

山史西來，得接賜札，並讀并記一門盡節，風教凜然。誠彤管之希聞，中壘所未記者矣。弟久客四方，年垂七十，「形容枯槁」，志業衰隕。方且逃名寂莫之鄉，混跡漁樵之侶，不敢效百泉二曲爲講學授徒之事，亦烏有所謂門牆者乎。若乃過汝南而交孟博，至高密而訪康成，則當世之通人偉士，自結髮以來，奉爲師友者，蓋不乏人，而未

敢存門戶方隅之見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又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則君子所以持己於末流，接人於廣坐者，必有不求異而亦不苟同者矣。辱承來教，實獲我心，率此報謝。

復張又南書

華下有晦翁舊事，歷五百餘年，始得山史爲之表章。又十二年，而炎武重遊至此。乃今不期更待何人。今移「買山之資」，先作建祠之舉。若改歲之初，旌騶至止，當於華下奉迎。白石清泉，共談中懷。慰二載之潤襟，訂千秋之大業，幸甚幸甚。至鄙人僑居之計，且爲後圖，而在此亦非敢擁子厚之臯比，坐季長之絳帳。倘遜聽不察，以爲自立壇坫，欲以奔走天下之人，則東林覆轍，目所親見，有斷斷不爲者耳。

與三姪書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饔飧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緇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今年三月，乘道塗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崑崙觀伊。雖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飢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留於外也。

與楊臣雪

想年來素履康豫，盛德日新。而愚所深服先生者，在不刻文字，不與時名。至于朋友之中，觀其後嗣象賢食舊，頗

復難之。郎君博探文籍，而不赴科場，此又今日教子者所當取法也。人苟徧讀五經，略通史鑑，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爲聲利所迷而不悟耳。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汚，法古用夏，啓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學五書爲一生之獨得，亦足一羽翼六經，非如近時拾藩之語，而亦不肯供一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淮上矣。平生志行，知己所詳，惟念昔歲孤生，漂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九州歷其七，五獄登其四，未見君子，猶吾大夫道之難行，已可知矣。爾乃徘徊渭川，留連仙掌，將營一畝，以畢餘年，然而霧市雲巖，人烟斷絕，春畦秋圃，虎跡縱橫，又不能不依城堡而架椽，向鄰翁而乞火，視古人之「棲山飲谷」者，何其不侔哉。世既滔滔，天仍夢夢，未知此生尙得相見否，輒因便羽，附布區區。

與戴耘野

一別廿載，每南望鄉關，屈指松陵數君子，何嘗不緬想林宗，長懷蔚仲。音儀雖闊，志嚮靡移。其如一雁難逢，雙魚莫寄，而故人良友，存亡出處之間，又不禁其感涕矣。遙審素履無恙，風節彌高，已成三輔之書，獨表千秋之躅。一晨星碩果，一非君而誰。弟生羅多難，淪落異邦，長爲率野之人，無復首丘之日。然而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今將卜居太華，以卒餘齡。百家之說，粗有關於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于後代。此則區區自矢而不敢惰偷者也。關中詩五首，寄次耕詩一首，呈覽，可以徵出處大概。昔年有纂錄南都時事一本，可付旣足持來，尊著流寇編年，殉國彙編，聞已脫稿，所恨道遠，無從披讀，敬佇德音，以慰懸企。

與潘次耕

接手札，如見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古人于患難之餘，而能奮然自立，以亢宗而傳世者，正自不少。足下勉旃，毋怠。承諭負笈從遊，古人之盛節，僕何敢當。然「中心惓惓」，思共晨夕，亦不能一日忘也。而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所雇從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此不足以累足下也。近則稍貸貲本于雁門之北，五臺之東，應募墾荒，同事者二十餘人。「闢草萊，披荆棘」，而立室廬于彼。然其地苦寒，特甚。僕則遨遊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車水碾水磨之人，與夫能出資以耕者。大抵北方開山之利，過于墾荒。畜牧之獲，饒于耕耨，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列子盜天，之說，謂「取之造物，而無爭于人」。若今日之江南，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微如蠅蟻，亦豈得容身于其間乎。文淵子春，並於邊地立業，足下倘有此意，則彼中亦足以豪，但恐性不能寒，及家中有累耳。徐介白久不通書，爲我以此字達之。知區區未死，宇內猶有一故人也。

答毛錦銜

異姓爲後，見於史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惟此二人爲賢，而賈誼之後元，則有吾人滅鄣之議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家相類。云吳朝吳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數陳古事，卒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爲常，然亦未可引以爲据，以經典別無可證也。

與毛錦銜

比在關中，略做橫渠藍田之意，以禮爲教。夫子嘗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然則君子之爲學，將以修身，將以立命，舍禮其何由哉。吾

之先元歎丞相，在吳先主朝，以嚴見憚。先主每言「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吾見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故欲反其所爲。衛詩言武公之德曰「瑟兮僖兮。」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倘如有阮藉之徒，猖狂妄行，而嫉禮法爲仇讎者，則亦任之而已。憶昔萬歷庚申，吾年八歲，今年元旦，作一對曰「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便中有字與吳門可代爲錄此，與一二蒼舊知心者觀之。知此迂拙之叟，猶在人間耳。一詩并附。

與李霖瞻書

猶子衍生，前歲曾蒙青盼，今已隨其師至關中。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爲瘍兒之後。「桑榆未景」，或可回三舍之戈。此間風俗，大勝東方，雖未卜居，亦有安土之懷矣。

與王虹友書

流寓關華，已及二載。幸得棲遲泉石，不與弓旌。而此中一二紳章，頗知重道，管幼安之客公孫，惟說六經之旨。樂正裘之友獻子，初無「百乘之家」。若使我馬不生，弦歌無輟，卽此可爲優游卒歲之地矣。惟是筋力衰隤，山川邈邈，獲麟西野，粗成撥亂之書。化鶴東州，未卜歸來之日。言念邦族，憬然如何。

答次耕書

來書北山南史一聯，語簡情至，讀而悲之，旣已不可諫矣。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免患。吾行年已邁，閱世頗深，

謹以此二字爲贈。子德書來云，頃聞將特聘先生，外有兩人，此語未審虛實。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鄙人情事，與他人不同。先妣以三吳奇節，蒙恩旌表，一聞國難，不食而終。臨沒丁寧，有無仕異朝之訓。辛亥之夏，孝感特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我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則逃。原一在坐與聞，都人耿亦頗有傳之者。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幸以此語白之知交。前札中勸我無入都門，及定卜華下，甚感此意。迴環中腑，何日忘之。

與次耕書

於「天空海闊」之中，一旦爲畜樊之雉，才華累之也。雖然，「無變而度，無易而慮」，古人於遠別之時，而依風巢枝，勤勤致意，願子之勿忘也。自今以往，當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處鈍守拙，孝標策事，無侈博聞，明遠爲文，常多累句。務令聲名漸減，物緣漸疎，庶幾免於今之世矣。若夫不登權門，不涉利路，是又不待老夫之灌灌也。

與葉訥菴書

去冬韓元少書來，言曾欲與執事薦及鄙人，已而中止。頃聞史局中復有物色及之者，無論昏耄之資，不能驅勉從裏而執事同里人也，一生懷抱，敢不直陳之。左右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爲吳中第一奇虛。蒙朝廷旌表，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謹此奉聞。

答子德書

老弟雖上令伯之章，以我度之，未必見聽。昔朱子謂陸放翁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志節。正老弟今日之謂矣。但與時消息，自今以往，別有機權，公事之餘，尤望學易。吾弟行年四千九矣，何必待之明歲哉。更希餘光下被，俾暮年迂叟得自遂於「天空海闊」之間，尤爲知己之愛也。

又

接讀來詩，彌增愧側。名言在茲，不啻口出，古人有之。然使足下蒙朋黨之譏，而老夫受虛名之禍，未必不由於此也。韓柏休不欲女子知名，足下乃欲播吾名於士大夫，其去昔賢之見，何其遠乎。「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若每作一詩，輒相推重，是昔人標榜之習，而大雅君子所弗爲也。願老弟自今以往，不復掛朽人於筆舌之間，則所以全之者大矣。

與李中孚書

先生已知整屋之爲危地，而必爲是行，脫一旦有意外之警，居則不安，避則無地，有焚巢喪牛之凶，而無霽沙出穴之利，先生將若之何。至云「置死生於度外」，鄙意未以爲然。天下之事，「有殺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聖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不膠於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於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來之謝，而古人不以爲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節，他日事變之來，不能盡如吾料。苟執一不移，則爲荀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於通人矣。承惓惓相愛之切，故復爲此忠告，別有札與憲尼，囑其懇留先生也。

與李湘北書

關中布衣李君因篤，頃承大疏薦揚，旣徵好士之忱，尤羨拔尤之鑒。但此君母老且病，獨子無依，一奉鶴書，相看哽咽，雖趨朝之義，已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况年逾七十，久困扶牀，路隔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展而不驗，迴西景以無期，則「餅壘之恥」奚償，「風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誠，晉朝聽許，元直指其方寸，漢主遣行，求賢雖有國之經，教孝實人倫之本。是用遡風卽路，瀝血叩關，伏惟執事宏錫類之仁，憫向隅之泣，俯賜吹噓，仰徵俞允，俾得歸供菽水，入侍刀圭，則自此一日之斑衣，卽轉身之結草矣。若炎武者，「黃冠廟履」，「久從方外之蹤」，齒豁目盲，已在廢人之數，而以生平昆弟之交，理難坐視，輒敢通書輦下，布其區區。

與周籀書書

昔年過訪，尊公於江村寓舍中，其時以去國孤蹤，相逢話舊，遇聲子於鄭郊，久諳家世，和漸離於燕市，竊附風流，羣散蓬飄，忽焉二紀。東西南北，音信闕如，爲天涯獨往之人，類日暮倒行之客，乃者發函伸紙，如見故人，問道論文，益徵同志，「信後生之可畏」，「知斯道之不亡」，至於鄙俗學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則爲山覆簣，當加進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務本原之學，「老夫耄矣」，何足咨詢，而况二十年前已悔久焚之作乎。重違來旨，輒布區區。

與人書一

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

資猶當傳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與人書一

聖人所聞所見，無非易也；若曰掃除見聞，并心學易，是易在聞見之外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也。若夫墮枝體，黜聰明，此莊周列禦寇之說，易無是也。

與人書二

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既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與人書四

詩三百篇，即古人之韻譜。經之與韻，本無二也。病在後之學者，執韻而論經，其不能通，則改經而就韻。「夫道若大路然，一安用此多歧乎？」休文之四聲，神珙之翻切，三代之所未有也。顏師古章懷太子始有叶韻之說，而漢以前亦未之有也，乃援今而議古，焉得不圓鑿而方枘乎？且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

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未有據錄楷，而論古文者也。已僭成一書，今先刻音論附往。

與人書五

君子將立言，以垂於後，則其與平時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於陽貨，蓋以大夫之禮待之，而其作春秋，則書曰「盜」。又嘗過楚，見昭王，當其問答，自必稱之爲王，而作春秋則書「楚子軫卒」。黜其王，削其葬，其從衆而稱之也，不以爲阿，其特書而黜之也，不以爲亢。此孔子所以爲聖之時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諸久遠之文字，無乃不知春秋之義乎。

與人書六

生平所見之友，以窮以老，而遂至於衰頹者，十居七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東，得無有隕穫之歎乎。昔在澤州，得拙詩，深有所感，復書曰：「老則息矣，能無倦哉。」此言非也，夫子「歸與歸與，一耒耜，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學，死而後已。

與人書七

每接談論，不無感觸。夜來夢作一書與執事曰：過浦而稱子路之平陸，而責距心。嗟乎，夢中之心，覺時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今將暫別貴地，民生利病，望悉以見教。人雖微，言雖輕，或藉之而重。

與人書八

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

與人書九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與人書十一

頃過里第，見家道小康，諸郎成立，甚慰。然自此少遊之計多，而伏波之志減矣。況局守一城，無豪傑之士，可與共論。如此則志不能帥氣，而衰頹隨之。敢以一得之愚，獻諸執事。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絕無閹然媚世之習。貴郡之人見之，得無適適然驚也。

與人書十二

吾輩學術，世人多所不達。一二稍知文字者，則又自媿其不如。不達則疑，不如則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傳之人間。然老矣，終當刪定一本，擇友人中可與者付之爾。

與人書十三

讀來論，爲之感歎。自北平南昌二變以後，一代規模，於「宗子維城」四字，竟不復講。至崇禎之時，人心已去，雖使親王典兵，其能者不過如漢之陳王寵，下者則唐之覃王嗣周，延王成，丕而已。積輕之勢，固不能有所樹立。而變故萌生，難可意料。誰肯獨創非常建房琯之策者哉？雖然，苻堅不過氐酋僞主，而其疏屬尙有苻登，誠得此論而用之，未必無一二才傑之士自茲而奮發也。

與人書十四

每接高談，無非方人之論。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執事之意，其在於斯乎？然而「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是則聖門之所學，學以求者，不徒在於知人也。論語二十篇，惟公冶長一篇多論古今人物，而終之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是則論人物者，所以爲內自訟之地，而非好學之深，則不能見己之過。雖欲改不善以遷於善，而其道無從也。記此二章於末，其用意當亦有在，願與執事詳之。

與人書十五

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其於利害得失之際，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

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視之可爾。

與人書十六

初爲此詩，不過具賓主一夕之談爾。後之作，遞相祖襲，無乃失壽陵之本步乎？海內不乏能言之士，區區何足相師。惟自出己意，乃敢許爲知音者耳。

與人書十七

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峯造極。

與人書十八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尙不知耶？抑將謂隨俗爲之，而無傷於器識耶？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僕之言，當日劉又已譏之。

與人書十九

彈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爲，其曠則然也。苟欲請良家女子出而爲之，則艷然而怒矣，何以異於是。

與人書二十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於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墜井也。若更爲之序，豈不猶之下石乎。惟其未墜之時，猶可及止；止之而不聽，彼且以入井爲安宅也。吾已矣夫。

與人書二十一

鄭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爲衰本初強之到元城，卒於軍中。而曹孟德遂有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之語，以爲本初罪狀。後之爲處士者，幸無若康成。其待處士者，幸無若本初。

與人書二十二

井叔於崇福宮故址，建祠築垣，以祀宋提舉崇福宮十有四公，可謂合禮。韓公維呂公晦司馬公光程公頤劉公安世范公居安蓋公與之今介石復建一堂於此祠之前，而遷二程朱子之位於中，奉之以爲一院之主。其「尊師重學」之意，非不甚至。但其中若韓公、呂公、司馬公、劉公，皆與二程同時，而官品多在二程之上，以朱子視之，則皆前輩也。楊龜山先生又朱子師之師也，同一祠秩，非有所分別也。而儼然獨處於前堂，使諸公並世而生，必不安於其位也。夫鬼神之情，人之情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竊謂宜仍井叔之舊，而別建一祠以奉程朱庶乎得之。

與人書二十三

能文不爲文人，能講不爲講師。吾見近日之爲文人，爲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予不云乎，「是聞

也，非達也。」默而識之，愚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與人書二十四

頃者，東方友人書來，謂弟盡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嗟乎，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哉。然而義桓之里，稱於國人，懷清之臺，表於天子，何爲其莫之知也。若曰，必待人之強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後可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

與人書二十五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餘緒耳。

顧亭林尺牘

侯朝宗尺牘

睢陽侯方域朝宗著

答天張如書

承示閩漳事，其關於漕糧者，即當轉白家大人。閩漳初以文人「操入室之戈」，已自支離。今乃以軍國如許重務，博一快已。此其心術，豈尙可問哉？西銘清識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角逐也。某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年來廟堂神野，感離離之山苗，歎鬱鬱之澗松，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戎馬飲河，誠宜籬籬大破，收拾材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以怨之旨，借伎刻爲孤立，以聳動人主，而夙負處士更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閩漳一輩。說者亦必願西銘鍼漢土之褊狹，藥宋儒之闊迂。則方就圓，與時消息，不識果遂以爲可否？昔者胡伯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其初皆享盛名，而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卒。某深願西銘之鑒之也。貴鄉虞山之爭，枚卜長洲之重去國，爲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天下所觀望者，惟虞山與婁東耳。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教而僭及之。家兄意亦如此。秀郎近爽黠，頗有坦腹之致，知郝公所欲聞也。不盡。

答田中丞書

承示省訟，慚惡無所自容。執事與僕，齒不啻徒隸，位不啻懸隔，顧猥與僕道及少年之遊，謂執事往日曾以兼金三百招致金陵伎爲伎所却，僕實教之，而因以「爬垢索癢」，甚指議執事者，僕誠不自修飭，然竊恐重爲執事

累也。使執事無可議，則昔賢如白太傅、歐陽公、東坡居士，皆與鳴珂不廢酬答，未聞後世之議之也。何獨至執事而苛求之？執事果有可議，卽不懲伎，庸但已乎？僕之來金陵也，太倉張西銘偶語僕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詞，尤落落有風調，僕因與相識，間作小詩贈之。未幾下第去，不復更與相見。後半歲，乃聞其却執事金，嘗竊歎異，自謂知此伎不盡，而又安從教之？且執事之邀之，在僕去金陵之後，今天下如執事者不止一人，豈僕居常獨時時標舉執事之姓名，預告此伎，謂異日或邀若，必不得往乎？此伎而無知也者，以執事三百金之厚賞，中丞之貴方且奔命恐後，豈猶記憶一落拓書生之言，倘其有知，則以三百金之賞，中丞之貴，曾不能一動之，此其胸中必自有說，而何待乎僕之告之也？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本末，反復來示，益復汗下。僕雖書生，常恐一有蹉跌，將爲此伎所笑，而又能以生平讀數卷書，賦數首詩之伎倆，遂頤指而使之耶？惟執事垂察，不宣。按中丞名仰者，耶却其金不往。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創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昭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

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滿乎。」僕歛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以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爲司徒公與甯南侯書

頃待罪師中，每接音徽，嘉壯志，又未嘗不歎以將軍之材武，所向無前，而犄角無人，卒至一簣遺恨。今凶焰復張，墮壞名城，不下十數，「飛揚拔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其毒，於斯極矣。「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時闕

外士銳馬騰，有如將軍者乎？忠義威略，有如將軍者乎？久於行陣，熟悉情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稱爲「熊羆不二心」者，舍將軍其誰？老夫曩者倉卒拜命，固以「主憂臣辱，亡金革之義，不敢控辭」，亦緣與將軍知契素深，相須如左右手，倘得憑先聲，殲渠俘馘，實千載一時。不謂六年患難，病疾已篤，更遭家變，痛毀之過，遂致癯廢。爰以「采薪之憂」，未畢盡瘁，顧念高厚，未繇報塞，惟願將軍「賈其餘勇」，「滅此朝食」。是則十五年舊部，所以不忘老夫，而老夫藉手以答萬一，猶之其身耳矣。勉旃勉旃。鄉土喪亂，已無甯宇，闔門百口，將寄白下，喘息未蘇，風鶴頻警，相傳謂將軍駐節江州，且揚帆而前，老夫以爲必不然。卽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而無如市井倉皇，訛以滋訛，幾於「三人成虎」。夫江州三楚要害，麾下汎防之衝也，隕襄不戒，賊勢鴟張，時有未利，或需左次，以驕之。儲威夙飽，殫圖收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一步，便非分壤，冒嫌疑，義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糧，非出本願，則尤不可。朝廷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節制經緯，危不異於安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饑薦至，同諸軍士倉皇耶？甚則無識之人，料麾下自率前驅，伴送室帑，「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生平審處，豈後嫖姚？或者以垂白在堂，此自綱紀，奉移內郡，何必雙旌聿來相宅？况陪京高皇帝弓劍所藏，禁地肅清，將軍疆場師武，未取進止，詎宜展覲。語云：「流言止於智者。」若將軍今日之事，其爲流言，又不待智者而決之矣。惟是老夫與將軍義則故人情實一家，每聞將軍奏凱獻捷，報效朝廷，則喜動顏色，傾耳而聽，引席而前，未忍其言之盡也。或功高而不見諒，道路之口，發於無稽，則輒掩耳而走避席而去，盛乎其不願聞也。頃者浪語最堪駭異，雖知其妄，必以相告。將軍十年建豎，中外倚賴，所當矜重，以副人望。郭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未嘗不來，遣之未嘗不去，當其去來，若不自知其大將也。同時臨淮亦與齊名，其後勢位之際，稍不能忘，偃蹇蹉跎，乃至偏較不復稟承，此無他，功命愈盛，責備益深，善處形迹，昭白宜早，惟三思留意焉。不盡。

癸未，侯子居金陵甯南左侯兵抵江州，旦夕且至。熊司馬明遇知其爲司徒公舊部，請侯子往說之。侯子固陳

不可乃卽署中爲書，以付司馬馳致之甯南。後一夜，侯子晤友人云：議者且倡內應之說，遂以書抵議者而行。侯子禍雖不始此，然自此深矣。甯南旋得書而止。余嘗見其同司徒公稟帖，卑謹一如平時，乃知甯南感恩，原不欲負朝廷者。駕馭失宜，以致不終，深可歎也。偶過侯子舟中，觀此書，感而識之。乙酉三月，楊廷樞記。

答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甯知泛駕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淨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呼！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猶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與任王谷論文書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其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歛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歛氣於骨者，如秦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蹕，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

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嗟嘆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彈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翫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間漫纖粹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轉更天矯。足下以爲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爲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裔，日來逼索，盡日且酌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澹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與王氏請藏經書

足下瑯琊世望，以文業銳自振拔，僕聞之久矣。前歲曾一見於共城，又一年而揖於相國宋太保之官，皆忽忽去，別無由相爲款曲，以深習足下。然竊望足下之威儀，而聽其一二緒言，已測知其非尋常膏蔭中人也。友人賈開宗者，尤數道足下之賢不去口。是歲之春，開宗自江南還，方病，謝交遊。忽一日冒大風寒，跨其驢出西門去，曰：「吾

將過朱裏訪王君。開宗老矣，常自負其學，又聞人多雖泛愛，其實胸中有次第，不妄昵近人者，足下必有以得之矣。去三日以歸，以告僕曰：吾向推王君賢，未足盡王君。王君純孝人也。吾陰察之，見王君於其先公之書冊、楷、皆護守未嘗輒啓。以視世之朝沒其親而暮傾倒其篋笥，欲盡得之，或更妄意其先人爲顯官，肩藏未必盡書籍，而必欲發視者，何啻徑庭也。然有一於此，所宜公之天下，子不得私諸其父者，吾將偕太史季公往誠求之，而不知其許我否也。蓋王氏之先公，異人也。爲御史奉命巡江南，江南完盛繁富，多珍產，公一無所取，獨指其俸金千四百鏹，請藏經若干卷以歸。郡之僧有定空者，常買得田氏之廢園，欲改建爲禪院，建閣而藏經焉。此江北數千里所無，而今適有之於百里之內，意者西方之聖人將顯其教於茲土耶？吾將价定空求之。僕應之曰：信如足下言，王君固孝子也，必與何疑焉？蓋其先公請之以歸者，欲廣其教也，必不扁之篋笥之中。王君其有不欲廣之者哉？或云：足下將構三檀之閣於其邑之隅，以奉而藏焉，疑未必肯與。夫足下不欲廣之則已，果欲廣之，與其構閣於一邑，何如與定空而使創梵宮焉？五都之衢也，且足下之所欲廣之者，非廣佛教也，廣先公之志也。佛教自在天地間，豈待廣耶？無遠何近，無小何大，無少何多，無暫何久，梁武帝興之而不必增，周武帝滅之而不必減，貯其言於「金匱石室」之中，未必重投之於水火塵埃，亦未必毀，此固足下之所不能與而定空之所不能受者也。惟是先公之志不可以不彰，而足下之所以繼之者，不可以不推而廣。今使十人傳之，較之一百人傳之，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而或以滅沒，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而益以相傳於無窮，又必有間矣。然則足下雖已構而藏於其邑之隅，猶當毀焉，而送之通衢之梵，而况乎其未也？又此藏經之大部，計卷以七千餘，計篋以二十，非可懷袖提負以來，瞥然而止於梵者。足下誠許之，定空必告於衆，而戒車牛以迎所過之地，田夫暨子，皆將攜妻引兒，呼朋招類，而奔走謹辭以競觀焉，謂足下有功於佛。既至，僕雖閭陋，亦當勉竭其生平萬有一得之文，薰沐而拜述爲記，以付定空勒之於碑，使四方遊者居之，又皆稽首而贊。

曰此藏經者故朱襄王公巡察江南一無所取而獨擄其偉請之以歸者也。今王君乃能繼遺志垂不朽焉。嗚呼盛哉。或足下歲時欲瞻禮則田氏廢園之址尙有勝地有建爲精舍流水障石點綴其間甚與足下之慧業宜僕輩從太史李公之後皆得以清言奉晨夕卽先公聞之於九原豈有所不可也。僕聞先人之貽其子孫者有二如國封田宅之類苟非變故所當固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者也。如道德事業之類所當宣之而彌彰恢之而彌廣公於天下必不可吝祕者也。可以守而不守不可以祕而祕其失維均至於佛書則又超脫於彼我之外是究之足下未嘗失定空未嘗得而可以揚先公之顯名誠莫此爲便足下其審處之矣。然則僕謂足下必欣然與者自信操左券而得之而非億中也。僕聞之賈君足下固孝子也。

與王仲臯論物命書

承示猥見殺於犬爲有天命反覆而申說之噫足下之言過矣。儒者議論舉措雖自知不及要不可不以孔孟爲法古人所謂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也。此一大聖大賢固達天知命然未嘗肯輕言孔氏嘗一論命於子服景伯所以廣賢人之心塞奸雄之口也。孟氏論莫爲莫致以生戰國之世思有以杜絕天下之篡弑力爭者至於「天壽不貳則歸之立命固了了引爲己身之責蓋此理輕言之於人事必有所不可若加之於物尤爲不可。夫物之隔絕於天也遠矣其名冗而數繁氣薄而力淺決不能無介以自通。凡所以愛惜而長養之摧抑而夭折之皆人之所能爲物之所不能自主而尤天之所不知也。譬如小邑遠鄉之百姓其或得所失所懼喜憂戚之狀人君豈能一一耳聞而目見之哉。特有郡縣之吏也。人惟君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託之郡縣之吏。天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生物而託之人。此子思子所以反覆慎言成物也。成義甚大不僅與虧敗對凡有以驅除其強暴制用其材質安全其弱小使之各適於自足之分者皆是物也。皆人之所能爲也。僕讀古人之書自孔孟至於揚雄韓

愈歔陽修，以及程頤朱熹之徒，上下千百年，卒未有以易者。足下忽發爲汗漫悠忽之言，人猝聞之，亦甚平常而該括未之深察。乃天下物之能傑然自立者寡，而放廢待命者多。人之庸惰者多，而自強知道理者少。苟羣倡足下之言，誰不好逸而惡勞，誰不任便而脫禁。強者暴者，豈復可驅除？材者質者，豈復可制用？弱者小者，豈復可安？全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人事之功息，天道之統惑，物生之害滋矣，甚矣足下之言之過也。且此一獐者，本非犬足敵明甚，足下不審其量，而強使爲友，既死又以爲天命，何也？假使足下謹視而遠藏之，獐必不死，即死而於其深山窮谷之里，豐林茂草之鄉，乃其命也。今既委足下之手，而猶使犬得以殺之者，果其命耶？抑足下之所以愛惜而長養之者，或非其道也。凡此皆天所不知，而物又不能以自言，隨宜區處，而有以周夫蠢動之命，類儒者用心所不廢，僕固不惜與足下以小事詳言之。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

方域再拜。靜子三丈足下。客有自南中來者，云足下以肉食，域聞之大喜；坐客於前而問之，惜乎客言而不能詳也。若其遂雞狗豕之無擇，而滂然沛然，輒一盡而數豆，則吾愈益喜。蓋足下之惑也久矣，今小悟則小囑，大悟且大囑，足下學博而行古，有大名於時，又素好佛，而甚明於從來超脫之道。若謂不肉食，遂可以爲佛，或反之而肉食，亦無害於佛，此皆淺近無異於小生腐儒之見，宜足下之不返也。吾所爲足下慶者，乃以其可去貪而怯吝也。郡之人有張翻者，不肉食有年矣，吾嘗與翻爲友，雖未知其所得何若，然其人篤行寡欲，類有道者。足下曩云，吾獨不得翻者而髡之，而坐之於西郊之大梵，餓之七日，借其夙昔之信心於人者，以號召都人士女，吾亦且聊去其髮髻，而持齋戒拜跪於其旁，稱弟子，示「請自隗始」，則千斛之粟可立致也。足下既言之而悔，然吾已察知足下之貪，於其無意之中矣。又嘗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以教足下之妾，曰：「殺生者，將有以報也，妾稍稍行之，久乃

愈益審其妄，相與言公不肉食於家，而肉食於外，此特給我以蓄財耳。足下自是而或食於友人之家，或食於逆旅，亦遂以舍肉矣。然吾時陰觀之，足下每自勵而頤張，又輒食而廢其箸，數顧望其老僕，若重有所不足者。嗟乎，足下奈何其至於此哉！足下讀書三十年，老而不遇，常自負其材，謂可王者之佐，而今亦已矣。又深聞天下之變，以爲得與成敗，不過如此。誠能一旦捐舍，盡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髮，茹苦甘淡，入深山而去，獨求其性命者，而安焉，豈不亦割斷決絕，毅然大丈夫哉！而吾有以審知其不能也。即足下自審，豈敢云能之乎？然則足下幸而未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髮也，設誤而去之，乃蕩然禿，以濟其貧與客，不過世俗之鄙僧耳，豈不重可哂笑耶？足下又嘗云，張翮者，天下之愚夫也。有數十萬之財，吾嘗問示以隙，而不能取也。吾向者，豈甘爲翮氏之醜哉？誠欲立卒爲神師，正用而反出之也。今既不可，吾將去而自髡於通都大邑之間，登壇講說，以奔走天下之人，而出其金帛。彼西方氏之祖師，固吾之媒與尸也，而何以翮之淺淺爲？吾曩聞足下之言，而足下數出遊於外，嘗恐其遂行之也。夫張翮者，篤行寡欲之士也，足下欲以翮爲罔，固不肯即有之。邑人信焉，縱不得財，亦未爲害。以足下夙昔之狂名，而忽一旦濟之以怪異之行，辨博之才，而聚天下以羶馳天下如鶩，豈待再計哉？吾將見足下之且前，而天下之老者、幼者、美者、惡者，頗且跋者，聾且盲者，婦人之保抱攜持其子者，而莫不續隨屬其後也。此固已駭天下之耳目矣。今天下下方大用兵，稱名據號，未全剷除，而梟魁喜事之徒，時復混身於縑流，以僥倖而竊發。重臣之建節於外，而以收獲捕飾，受上褒賞者，踵相接也。設一旦有喜功名，蔭妻子之臣，以足下爲奇貨，號之曰妖，而執而俘之，足下其有以自解耶？嗟乎，一悔無及矣。一夫足下不幸而爲浮屠氏之鄙髡，又且甚，則不免於妖，以建於禍，皆自不肉始。足下就之食肉也，爲以自信耶？抑以取信於物耶？如以自信而已，苟拔貧而却者，足下胸中且曠曠然，落落然，雖變吞狼藉，血肉紛拏，無以異於茹蔬何啜菹，飲水而託孟也。倘以取信於物，而二者之患不除，則是有設網焉而取之之機，雖足下低眉闔目，交手而懺誦不輟，魚將見之而深入，鳥將見之而高舉。

矣。何也？兵莫慘於志，而物固甚畏乎其誠也。吾少讀韓愈氏之書，慕悅其文章，高其大節。至其論佛，則以爲褻淺而未之盡。豈樂以此誣呵足下哉？誠見夫世俗愛慾萬狀，深苦可憫，未有不去客而可以解脫其縛，不去貪而能免於世之攻取者。而足下乃口與心爽，類於當世厭憎之老嫗，而又苦無其術，卒爲其同類婦女所笑。而猶不返，則惑之甚也。夫此愛根而慾穴者，他人多中之於鬻吞狼藉，血肉紛拏。而足下顯以茹蔬啜菹，飲水託孟而得之，吁亦異矣。譬如有人伴狂呼叫，色殷而氣憤，而切其脈以爲其病寒。有人四支奄閉，魄冷而陰蹶，而切其脈以爲其病大熱。此惟扁鵲知之，世俗之醫不知也。域自以爲今者，足下之扁鵲也。豈足下五十七年之疾，纏綿附體而不能去者，當豁然愈耶？域與足下之分深矣，敢不再拜而賀。若其日凡幾食，風凡幾許，果能盡所遇而無所擇與否，則猶願足下之示我也。

再與賈三兄書

足下肌膚之病除矣，而腠理之病未也。域不深言而痛攻之，足下之病後當發。方爲書未竟，而兒子曉年十三立於旁曰：「大人數言賈丈賈丈，且疏盡毀書。」嗟乎足下，此非孺子所知也。吾曩與足下飲於郭村之墅，足下醉仰天而歌，旣而悲，執余之手而熟視曰：「吾與子平生之友，若吳伯裔及其弟胤，與夫徐四作霖者皆死矣。而吾且老，天下卒無有多讀書能知我者，幸子在耳。」因泣下，久之復飲。吾憶之若昨日云者，足下當亦不忘也。所云多讀書，吾不敢當。如云知足下，則吾固誠知之。吾聞古人所爲相知者，非貴知其美，乃貴知其病也。吾誠知足下而不爲足下言之，是卒無有爲足下言之者。而足下卒不得聞之也。且足下深許我之知之，而我卒不爲足下言之，是負足下也。豈惟負足下，是殆并負吾昔之友吳君徐君也。負足下，吾不敢；負足下而并負吾昔之友吳君徐君者，吾尤不敢。是以卒痛攻而深言之。足下搶搶攘攘，嘗若苦八口之累，隙日之從者，吾心竊怪焉。誠願足下守

不貧之富，省無事之忙而已。夫足下豈真欲富者耶？使足下真欲富，則富也久矣。吾每見其於求榮干祿之道，一出餘緒而優得之者，舉謝不往也。蓋足下之性，好新異，喜技術，作之不必果成，成之不必果用，然凡可以嘗試爲之者，莫不爲之。吾足下之館，值有釋其首者，有服道士服者，有言倉公術者，有云馬矢之榮，煨之可爲水銀者，又有繪畫孤虛圖者，皆解衣盤礴，徐據案食。吾方逡巡立不進，而足下之胤子前揖語我曰：是皆吾翁之客，相與求利效者也。而足下之財，固以耗十之五矣。且足下好釋，則遂有方竹之杖，若木之盃，好方士，則揮塵而玉其柄，戴冠而籀其葉。若辛苦酸之諸味，辨乃始談倉公。若銚若鑄之諸器，備乃始煨羹以爲銀。其圖畫者，則又几榻屏案，丹青繡黛，不可勝數。凡此皆非能取之宮中，必出財以易之。而足下之財，又以耗十之三矣。足下既專心生財之術，則必益不事事，而賓客之需，貨物之費，勢不得不假手於婢僕。婢僕習知足下，眊於目而短於算，乃竊據中飽以欺足下。而足下之財，又以耗十之三矣。大約足下之財，以什爲準，三耗而不存一，乃更出門如臨印客而求之，而舟車僕馬之耗，又所不數。或卒困無所得，得矣，顧不能改前所爲，輒復散去，而足下竟以貧嗟乎？足下非求富者也，亦非患貧者也。以嘗試爲之之心求富，以嘗試爲之之道致貧，業貧矣，庸得不計財。業計之矣，庸更知其非求富者耶？庸更知其非患貧者耶？三復展轉，而足下之故吾，殆已不可職矣。非域交深，誰悉其所以然而爲之，推白之者。然而足下顧自知其不貧耶？吾豈謂足下能饑而不食，而寒而不衣哉？如此則足下益惑。蓋足下有先人之田七百畝，此爲古爲士者之恆產，亦已過豐。苟人無留力地，無棄土，則一歲所入，祖之稅之，猶不難給一歲之用。且吾善足下久矣，盡其家之食指，皆可呼而數之，以不盈十之口，而用七百畝之財，固宜其倉有陳粟，織有美帛，烹羹剝棗，薰鼠取貉，一歲時伏臘，一處此室而饗朋酒，相勞苦自娛。乃婦以縫裳反目，子以挹漿約口，交謫嗷嗷，易有餘爲不足者，是足下果未思其故也。乃吾所謂十之五者，耗之，十之三，耗之，而十之二者，亦耗之也。誠能一旦翻然省悟，而謝其五，罷其三，條理其二，則足下之財，向之以十爲準者，固秋毫具在也。本不貧，何願

富。雖然，恐足下之心善吾言而不能用也。蓋足下之病，從擾生者，必更從擾復之。人之爲業，以專精也。足下一身而仙釋醫卜劍術兵法，無不漁涉矣。人之有僕妾以省勞也，足下更代執其僕妾之勞，而奔走作役，無不爲矣。凡人數勦則心煩，心煩則神竭，神竭則氣燥，氣燥則形與力不能以自主。吾見足下臥忽起而坐，坐忽離而立，立忽邊而行，朝來而夕往，夕來而朝往，忽寒則重裘，忽熱則裸體，甚至於眠中猶吟嚙呻呼，夜必數四嗟乎，吾不謂足下之櫻吾寧而滑吾真，遂至於此也。願足下方以得道自處，必抵飾不受，請更以事徵之。吾昔從足下自村中來，距城門甫十里，夕陽在樹，可徐步而入。足下忽顧其僕曰：「疾驅之，疾驅之。」前牽而後擁，簞笥更下，未三里而足下之驢力竭，喘汗仆於地，數舉數仆，徒倚之間，日暮城闔，而吾與足下遂共止於佛舍。又足下宿逆旅，逆旅主人有獻卮酒者，旋注火且熟，而足下數身自起視，提掇嘗試，以察其冷煖，手觸器覆，酒竟潑，火亦以熄，卒不得飲。時方祁寒，而同舍有劉生者，甚怨足下，足下又好從惡少年遊，授以房中靡靡之歌，久之浸爲所侮，相與戲弄，給誑以爲笑。足下怒則益隨而笑，足下乃更大怒不止。數端皆瑣細不足言，然足下少從容自持之量，又實無所事事，而舉止轉以錯亂，概可見矣。忙之爲言，茫也，茫茫然也。質也，質質然也。其言不見於經，然古賢人若張安道者，嘗力以爲不可。足下亦幸而守三畝之宮，所治一僕二妾耳。設遂以守大邑，治大官，將何如應也。呂許公之赴召，周亞夫之持軍，可謂不忙矣。此固故將相學術不苟，必平素有以深歷而熟練之，非倉卒能然者。然則當有事且小事猶不可忙，而況於無事耶。抑吾所爲足下慮，更不在此。足下力學三十年，讀書養氣，豈盡無所得耶。而乃幾耳順而有童心，倏疑倏信，旋否旋然。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乃非可則就象之義耶。近且又口瘡手瘁，操瑟而求竿，并吾之所許，以求榮于祿之道，舉謝不往者，而亦期期失之，是皆足下忙於心者之過也。心忙則形神力氣之屬應矣。勢必不自見其無事，而求日之於有事，因而頻作而不止，數徙而不安，而向之所謂十之五十之三十之二，以勞感足下而耗之者，將又稱間而窺相續而入矣。然則足下尤先省無事之忙，而後可以守不貧。

之富也。二者誠去，則足下之病雖死不發，而乃以其安逸之身，徐理其三十年讀書之所積養氣之所得者，足出之於世，足下固猶然天下之大儒也。足下老矣，宜益勉自愛。吾少足下二十有四歲，比遂腰痛髮白，常自歎無用。思刻苦爲文章，庶幾萬一傳其後。足其亡友吳君徐君者，皆有遺書未就，若有餘力，必爲探討收輯之。念非足下，無可與共事，足乃以二病糾纏痛發，吾何望焉。嗟乎，伯齊伯胤死，而其子材弱，無傳人矣。獨徐四有弟曰作肅者，亦吾與足下之故人也。近益多讀書，能知足下。足下如不深信，而三思吾言，曷過作肅問之。

再與賈二兄書

冬夜病目方寢，而友人范召氏至，感憤悵惋。坐移時，乃語謂足下傳書，而載及所不當與之人，爲輕聖人之道，以自便其私。余察其色慍而意彌厚，轉取而視之，其言信。吁，嗟乎，無乃甚矣。何足下病加於小愈，而竟入膏肓焉。之弗可砭也。余是以瞿然躍起，撥火而披裘，拭目而去其翳，勢不能以旦。急呼童子秉燭爲書，冀萬一或然之救於足下。昔揚子雲著書成，而富人載錢十萬，求附其名，子雲不肯者，今足下之得固若是其多耶。亦有其半耶。孔子作春秋，而高弟子若游夏，乃不能贊一詞。足下之書固非春秋比，然嘗學聖人矣。亦必有一二語幾於道者，而顧使天下之販夫傭徒皆參錯於其間，是孔子之會夾谷當遂與優侏相登降揖讓也。斯亦猖狂悖亂之極也已矣。且足下之傳書以明道也，而范召氏之言曰：是殆漁列市人之名姓，以便鬻也。以聖人之道而營錙銖之利，吁嗟乎，無乃甚矣。然則足下之爲此也，固誠以其名明道者，實鬻利耶。抑或有見於聖人之道大，自以四子書設科以來，舉凡天下之求富貴利達者，皆借聖人之道，以自成其私，而此又特其小者也。雖然，其責之深者，其望之厚，全終期足下以明聖人之道者也。非欲足下顯然自比於借聖人之道，以成其私者也。前十年足下爲書，而先輩官吏部者，至欲勸足下。由今度之，是耶其非耶。余無吏部之權，獨爲足下誦詩耳。行露之章曰：「豈不夙夜畏行多。」

露。言謹微也。還之章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言其交錯捷利，而不自知其非也。足下而不能爲詩，則已；足下而能爲詩者，斷章取義，可以思矣。吁嗟乎，何其甚也。若夫足下之書，則辭涉而義博矣，而亦有率以燕者，今皆不可以言，俟足下省寤，更詳說之。

與宋公子牧仲書

某叨受太保先公深知，嘗援其難。公子又不以僕爲不肖，數下交，質以所爲文業。僕竊見郡中自吳君三子凋謝之後，近二十年，絕無有清才標映如公子者，嘗心口歎頌不能置。今有所欲言，伏維公子聽之。僕聞之賈子曰：諸人以太保旣薨，有願公子出而結交天下貴人，一如太保在日，以爲克似太保者，竊謂太保在日，乃天下貴人，皆願一當以交太保，非太保之交之也。今論者願欲公子而之交之，以爲克似太保，此不惟不似，而固已相遠甚矣。往郡中貴達子弟，固有然者，然皆以財力自雄，周旋良苦。今公子善病，體不任衣，太保清節，僕之所諒，未有厚賞貽公子也。所謂財與力者，公子自審能之乎？破其業，以致貧，勞其身，以致病，而徒博一交結貴人之名，僕竊爲公子不取也。抑人之所爲克似其先者有道，不可以不辨。有以卿相之子，世爲卿相，而不必不辱其先，有以卿相之子，乃甘爲一介之士，而足以光益其祖父者。若公子不深察其道，卽如諸人所云，亦不過仿太保在日，存其門戶方幅外似之耳。非謂公子遂真似太保爲宰相也。公子之家，昔爲宰相，今爲秀才，何可強同？願舍其力之所能，可以得其真似，而必出於不可得之數，以爲聊似其外者何也？夫克似之道，在於守道讀書。公子才氣超軼，何施不可。願且朝夕自愛調病，病愈之後，以諸人所陳結交之財，多收古今書籍，以交結之力，閉戶力學，而篤行之。如此一二十年，亦不必作太保，卽不然，太保亦必含笑於九原，決不以公子甘爲一介之士，遂以爲不克似之也。某惶恐再拜。

與吳駿公書

十月朔日，域再拜致書駿公。學士閣下。域凡驚不材，年垂四十，無所表見。然辱學士交遊之末者，自甲戌以來，今且二十年矣。是時學士方少年，爲天子貴近臣。文章德器，傾動天下。議者謂旦夕入相，屈指曾幾何時，而學士乃披裘杖藜，棲遲海濱，歌彼黍之油油。人生遭際，信可悲也。然學士身隱而道彌彰，域之羨學士之披裘杖藜也，過於坐玉堂秉鈞軸遠甚。近者見江南重臣，推轂學士，皆以姓名登之啓事。此自童蒙求我，必非本願。學士必素審，無俟鄙言。然而學士之出處，將自此分。天下後世之觀望學士者，亦自此分矣。竊以爲達權救民，有志匡濟之士，或不須盡守經。獨學士之自處，不可出者有三。而當世之不必學士之出者有二。試言之，而學士垂聽之。學士弱冠未娶之年，蒙昔日天子殊遇，舉科名第一人。其不可者一也。後不數歲，而仕至宮詹，學士身列大臣，其不可者二也。清修重德，不肯隨時俯仰，爲海內賢士大夫領袖。人生「富貴榮華」，不過舉第一人，官學士足矣。學士少年，皆已爲之。今卽再出，能過之乎？奈何以轉眼浮雲，喪我故吾。其不可者三也。昔狄梁公仕周，耶律楚材仕元，其一時君相，皆推心腹而聽信之。然後堅忍委蛇，僅能建豎，兩人心跡，亦良苦矣。今不識當路之待學士，果遂如兩人否？其不必者一也。卽使果如兩人矣，而一時附風雲，輔日月，何患無人？學士前代之遺老也，嘗有東隣之寡，見西家財業，浩大孤弱，頗隣。自負能爲之綜理，願入其室，而一試焉。其後子仰母慈，奴婢乘主威，果如所操信，則西家之健婦也，顧其若東隣。何其不必者二也。凡此三不可，二不必，亦甚平。常了然易見。然時一念之逢萌，梅福不過如此。不然，則怨鴛鴦而負松桂，北山咫尺耳。學士天下之哲人也，豈不爭此一閒耶？十年以還，海內典刑，淪沒殆盡。萬代瞻仰，謹有學士。而昔時交遊，能稍稍開口者，亦惟域尙在。故再四踟躕，卒不敢以不言。萬一有持達節之說，陳於左右者，願學士審其出處之義，各有不同，堅塞兩耳，幸甚。域經患難後，乃知昔日論著，都無所解。今願

學爲古文，并近日詩歌。澄江返棹後，當圖尊酒，一細論之。

與陳定生論詩書

僕下里之鄙人也，承下究以作詩之旨，不知所對。及過陽羨，聞足下論詩娓娓者三日，固已悉其源流正變，不止「獨步江東」，殆何李既往後，天下一人也。僕雖不能窺作者藩籬，試自以其意妄爲足下道之。夫詩壞於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更論。救鍾譚之失者，雲間也。雲間有病處，則深中今日之膏肓，卽一時才調絕出之士，亦尙未免蓋鍾譚所爲詩，蟲鳥之吟，雲間所爲詩，裴馬之氣，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無過。後惟陳黃門李舍人力自矯，克歸於大雅。然而其流風終有存者，三吳祖而述之，輒愛不能割。故今日能知雲間之失，則才調絕出之士，不患其不進矣。今天日月與山水者，天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陰者月之色也。山之色，煙雲互變，水之色，澄碧相接。若盡欲刊落而空之，舉目黯淡，何古何今，無怪乎風人才子不肯服也。顧今日所爲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然設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東，不南而北，藻繪雕飾，徒自苦耳。故必洗盡天下之惜色，而後天下之真色始出，此惟足下心知其意耳。往中州有吳伯裔，惜未大成，死矣。王相國鐸材固博厚，氣固雄拔，求之章法，不能無間。然近如賀君開宗，徐君作肅，皆老宿卓有所見。宋君榮英，英欲起，照前映後，惜足下未得盡見之也。賀君論詩，欲清空一氣如話。僕曰：是固然，更少氣象不得。閻闔冕旒，固屬氣象。水鷗風燕，得意容與，容與非氣象耶。推而至於太原真人之褐裘，曲江仙侶之采筆，任城豪飲，斗落參迴，玉門愁月，練白霜皎，皆能以其氣象爲氣象。當其勝絕，變動難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觸通而已。今人往往好爲樂府，僕謂如郊廟饒歌諸題，皆古人身在其間，鋪張廣歌，今無其事，而輒摹擬之，卽工亦「優孟衣冠」而已。若不求盡似其音節，又何必其題。白香山嘗有新樂府，得風人之旨，不可以其生盛唐後，輕非之也。今之作詩者，言風言情，是已。此道鍾譚亦嘗論之，木

僕何嘗不類人形，其爲木偶者，無情故也。風爲四始之一，尤有關係。然竊以爲詩本經術，不同詞曲，其大者陳無外，微者道性情，俯仰與會，固自有風與情，而必非世之所謂風與情也。五七古律諸體，皆如黃鐘如軒姚之舉，用以根本萬事，宜幽鳴滯，不可輕叩。惟七言絕句，初無盛晚，唐人已分兩種。太白龍標，自爲一種。大歷而後，劉夢得最爲擅場，又自一種。當時皆翻入樂部，韻調出入，無嫌輕婉，然亦須灑氣，寫其遠情可也。其年郎君他日必不朽。僕入越後，見吳詹事偉業，曹太僕溶，姜行人瑛，葉處士襄，宋學使徵興，及西陵丁子詩，皆具有源委，幸致郎君就而講求之。

與稿木大師書

敬啓稿木大師座下，僕聞人之所以自立者兩種，非有所建豎，則有所捐捨而已。建豎未必無因，苟乘其時取便，卽庸人稍謹慎者，亦自可就尺寸。至於生平愛戀之處，往往不惜以身名殉之，而不能割，然則獨毅然捐舍者，乃真英雄也。大師少年生世卿之家，百萬一擲，粉黛連行，每見賓客言楚黃梅公子者，輒色動也。未幾與僕遇金陵，則蕭然布素，無豪俠態，而大師意若有餘，蓋是時已捨富貴矣。然而馳騁南皮之隊，廣和東堂之詠，大師復以文章走天下，夫慧業之與食業，雖稍不同，其爲業一也。至於聰明人夙因愛戀，則更過之。大師去富貴而得文章，謂之轉念，則可謂之能捨則未也。已而乃散煙墨，焚緗帙，就官執金吾，改形易影，曾不驚顧。此在仙人爲失其故吾，在大師則勇於脫其夙因矣。不意甲申滄桑而後，大師遂并其妻子鬚髮而一切捨之也。僕過江來，問大師異口同聲，皆舉大師之故姓氏以告曰：梅惠連，建豎千秋名矣。僕竊歎生人一身十九戀富貴，十一戀文章，卽不然亦未有不戀其妻子與鬚髮者。今種種皆盡，是大師且捐捨其身矣，何有於名哉。卽僕之以英雄名大師者，亦并大師也。然而儒者之聖，釋氏之佛，同一積累，乃詣至極，當其道成教立，謂之佛與聖，其初堅忍精進之日，皆英雄也。

不立見捐捨力，豈能爲英雄。不預鍊英雄根器，豈能爲聖爲佛。謬見如此，不識然否。僕邇來世網已深，沈迷萬狀。大師諸相皆空，雖不復分別故人，尙冀於衆生中，一體開示覺悟耳。臨風皈依，不宣。

復孫若士書

向太邱李君自江南校士還，過僕坐未定，卽訊足下。李君曰：「孫子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矣。」僕益竊歎足下非一時文士之比，而真能以道自處也。旣而讀所論著，則見足下勤勤懇懇，發明聖賢之旨，務欲返天下之陷溺，而又遠貽僕書曰：「某窮老且死，然不敢忘斯文，當勉立言以任之，終其身筆簞繩樞，以謝知己。」強乎矯哉。昔許平仲有云：「名教綱維，不可一日不在天地間。苟在上者無人表章，則在下之責也。」僕私以爲平仲見之雖明，而守之則未篤矣。誠知在下無異於在上，卽蘇門教授，詎不足以拯陷溺之人心，而爭道學之絕續也，而必待祭酒一官耶。究之平仲爲祭酒時，其所成就轉移，未嘗遠過於蘇門，則是反多此一祭酒也。夫元世祖雄略之主也，許平仲大儒也，而一時進退不過如此，蓋遭逢若是其難也。今人卽幸遇世祖，而其懷來或未必盡如平仲。乃褰裳焉恐後，以爲吾欲行道也，亦惑矣。然則足下果立言以任之，而甘於窮老且死，殆平仲之幾幾乎未及者也。咫尺鹿城，未遂展晤，歸棹而快快者，彌月錫余徐公，僕竊傾竚，并祈爲謝，相念不盡。

答張爾公書

僕自患難歸里後，舊遊零落，久不通江左音問，以爲足下已死。去歲見所著書，乃知尙在，因狂喜呼賈三兄開宗告之。瞿耆老且病，感足下尙在，喜極而泣。僕又竊疑足下，昔日遭黨人之禍，備極苦毒，必無全理。或有假足下名而著書以營利者，急取反覆觀焉。則種種見解議論，悉折中於聖賢，非足下不能爲。自是而私心冀幸足下之真

未死，與萬一恐其已死，而或有人假而託之，乃終日怛怛不休也。前月抵江陰，忽從陳定生處，接足下手示。定生又爲而述足下之道貌無減於昔，且盡得其十年來出處生死之概，始信斯文之未喪，而足下果幸而留也。足下云：「幸在後死，尚須僕匡其不逮，共成不朽。」僕之鄙陋，豈曰能之？然亦有故人之戀，不敢默然已者。惟是以海內之所仰望於足下，轉爲足下期勉。足下今日已無負前日，但求後日復不負今日耳。今日海內之稱足下者，曰「正學也，清流也。」豈者好人秉國，蓋嘗欲錮而殺之，足下能守死以無悔，未幾故主探詢人望，拔足下以禁近之官，授之以講讀之任。足下侃侃正論不回，卽鼎移社墟，猶間關存其初服，不忍一旦委於草莽。說者謂足下如此平生之事異矣，僕則以爲足下生平方託始於此，何也？足下道高名重，苟一日未死，則天下之仰望故人，之期勉與夫足下所以自處，皆未知其果能終焉與否，而不可稍自寬假也。譬之傀儡學技，音節雖工，面目非情，必俟筵終觴散，始復本來。足下前此，不過習其節耳音，自今以往，乃筵觴時也。觀場者固多，賞者亦自不乏，可不慎哉？又艾千子已云亡矣，其死時殊不草草，足下向駁議其文章，因及其行已驕愎，其在當時固所不免，但驕愎千子之小疵，大節士流所難言。今日論定，似宜爲賢者隱護也。足下文集中可刪此一則否？并祈裁鑒，不宣。

復倪玉純書

與知己別來十年，而此生遭際，慨當以慷，乃有出於契闊之外者。竊念士君子「夙夜終譽」，必有所以自立，而後夷險一致。足下曩者左右婁東，寧犯溪清之不測，蓋名義至重，久不置禍福於胸中矣。持此念以處世，且歷千劫而不毀，而况此聚散浮沈之迹乎哉？遠示郎君佳篇，喜其英絕，承命勉爲一序，自慚固陋，雖欲有所發揮而不能。不過以少時聞之文正公者，還爲郎君述之。冀郎君留心詁勉，異日得以繼文正公之家學，而僕亦不至殞越其師說，借以廣其傳，則至願也。拜復依依不盡。